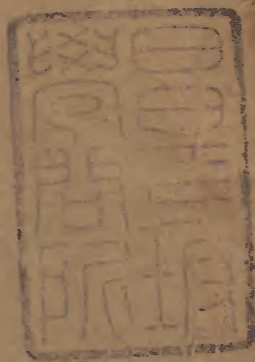


# 函史下編

五



下六

漢書門			
二	二	二	二
三	三	三	三
六	六	六	六
五	九	冊	架

內閣文庫			
二	二	漢	
三	三	書	
六	六	類	
五	九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16
冊數	59 ( 44 )	
函號	286	63

四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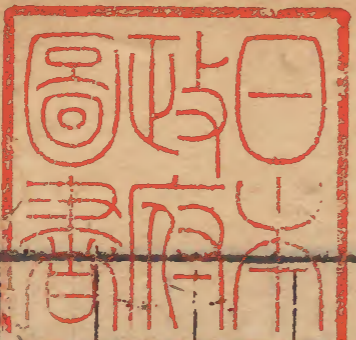
函史下編卷之六

災祥考

肝郡鄧元錫著

庫

昔者聖人幽贊神明。通天人之統。莫大於六經。易稱  
大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伏羲氏繼天而王。創受河圖。畫八卦。而開道源。禹錫  
玄圭。告功。洛書出焉。因叙疇為世大範。咸啓籙於天。  
皇堯於曆象授時。至察矣。舜始受終。即在璣衡以齊  
七政。非直占天。蓋覘微於天也。天人之際。若景嚮。一  
受終。七政之應。必亟告饗乎。不饗乎。怕於斯。故而稽



業業焉。夫五行金木水火土質產乎地。而精見於天。播於四時。故虞建百工。曰撫五辰。無曠庶官。曰亮天工。先王克謹天戒。人臣克有常憲。自古記之矣。故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用勦絕于其命。曰恭天罰。其誓作焉。羲和俶擾天紀。昏迷天象。以于王誅。曰將天罰。胤征行焉。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桀矯巫上天。布命于下。天降之災。彰厥罪。假手于商。有命。則上天孚佑之。徵也。有商先後。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天人合矣。惟受滯。

戲用自絕。天毒降災。方輿沈酗于酒。乃罔畏畏。敢行暴虐。皇天震怒。式周受命。而天瑞嘉輯。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蓋受命之符也。周既克殷。甫下車。王卽訪于箕子。問焉。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豈有心於天人之統。而問箕子。乃奉天命而致之。王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於是爲具陳天人之大法。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

曰協用五紀。次五日建用皇極。次六日又用三德。次  
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日念用庶徵。次九日嚮用五福。  
威用六極。一五行。二曰水。三曰火。四曰金。五  
曰土。木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  
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  
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  
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而天人之大類備此矣。三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天人奠位。而八政可從舉也。

八政舉而後物不失其官。物得其官而後三極之正  
成。記曰。天生時。地生財。人作君而作師。以正行之。是  
也。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  
數。八政舉而天紀可協也。歲合歲運。月合月行。日合  
日躔。星合星分。辰合辰次。無不合而曆數從紀也。故  
協用之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皇極者。三極之  
極。建云者。如斗秉所建。正於是不他也。建用皇極。而  
後九疇以時叙。九疇叙而五福備。斂敷錫于庶民。民  
咸保焉。故建用之也。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

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爨友柔克沉潛剛克  
高明柔克三德者以天道治人也準四序之行妙五  
氣之運剛柔自時中又因變達化而成德者也大哉  
乎疇次五事於二次三德於六而以皇極敬用又用  
之也公已公人之盡也蕩平之極也七稽疑卜五曰  
兩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占用二曰貞曰悔凡七稽建  
極之得失於天也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曰時五者之來各以其叙曰休徵一極備凶一極無  
亦凶曰咎徵徵云者驗建極之失得於天也九五福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而六極於福反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  
五曰惡六曰弱考建極之得失於人也王建有極能  
歛福敷錫而天下之民仁壽以爲嚮可慕王極不建  
不能歛福敷錫而天下之民鄙天以爲威可畏也是  
天人合一之統也其衍庶徵之文於五事類應爲特  
詳其休徵曰貌恭作肅時雨若言從作又時暘若視  
明作哲時燠若聽聰作謀時寒若思睿作聖時風若  
其咎徵曰不恭曰狂怕雨若不從曰僭怕暘若不哲  
曰豫怕燠若不聰曰急怕寒若不睿曰蒙怕風若言  
王躬五事於天五氣一體流通而無間也五氣備有

而時叙則惟其常是休德之徵不失其常者也極備  
極無以爲恒斯謂咎徵而歲月日時失其常矣王省  
惟歲卿士省月師尹省日省之也者屢省所缺時稽  
所履以交脩于時中者也故明王在位正五事又三  
德脩五紀齊八政建大中以承天心則歲月日時無  
易王道得而五穀昌野無遺賢民無天祥反此則日  
月歲時咸易而五行汨陳百穀不成物失其官又昏  
不明官失其物俊民用微天祥竝作而家用不寧矣  
乃其驗嚮應於金縢蓋昔者周公丁管蔡之不咸爲  
流言僻位而居東也作鴉鷓之詩以貽王其三章曰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  
室家其四章曰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屋翹翹風雨  
所漂搖惟予音哓哓味斯所言憂危至矣故精誠極  
而上感於天天大雷電以風而禾偃木拔也是蒙風  
之應也已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得公故所爲祈  
武王疾代王受青災之書乃大動曰昔公勤勞王家  
不難以其死代先王顧不利予冲人乎予冲人不及  
知使越在外服今天動威彰周公之德乃出郊親迎  
公復于位而天雨反風禾盡起歲以大熟也故天人  
之際如鼓答桴如景隨表可不謂嚴歟故公迪知于

天命明威不敢怠其來自伐奄告多方多士降之命則曰有夏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天惟時求民主乃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圖厥政不蠲烝天惟五年須假之罔可念聽乃大降顯休命于我周簡畀殷命召公欲釋政去位公留之作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誕無我責收予罔勗予不及耆大造我德耆

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蓋其時鳳鳴于岐周而保奭求去公求輔救畏至於此其後營洛邑于東都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入錫公曰相古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相今有殷天迪格保亦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王敬作所不可不疾敬德用祈天永命蓋三代君相之於天如面命面承更救警日嚴者如此其後周公作睦頌於清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受釐陳戒於明堂其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惟王命之

不易無過爾躬。宣昭義聞。有虞殷自天。其設官分職。爲民極也。馮相氏司天文之常紀曆數。而保章氏掌志天星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災祥。以十有歲之相觀。天下之祥。以五雲之物。辨降水旱豐荒之稜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乖和。以詔救政。訪序辜。其眡稜掌十輝之法。以安宅叙降。一曰稜。二曰象。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闇。六曰壘。七曰彌。八曰叙。九曰躋。十曰想。夫馮相司其常。則斗秉二十八舍。經星爲其體。尚矣。掌天星志變動者。日月五星多動變。其移徙

無期。諸遲留順逆。出入飛伏。畢以識。而福禍之所從。馳可知也。星土辨封域者。封域各有分星。以星命土。而妖祥之所降可知也。天十有二風。風以時叙。至則和。不以時至則乖。稜者陰陽氣沴而侵薄於日。象其成形象者也。鑄。日旁氣反刺日。監其守日者也。闇者。日月食。普。日昏昏無光。彌。氣充塞。不雨也。躋。雲氣次。日上。叙。其貫日者也。想。雜氣有形。似可想者。諸皆觀五雲之物。而主日。日。天象。君之表也。驗災祥者。莫辨於此矣。而又擇民之精爽。不携貳。能齊肅中正。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昭之。其聰能聽徹之者。爲之



巫爲之史。爲之下。以制神之處。位次主。爲之牲器。時服。以四兆六龜。爲國之大貞。以三易九筮。辨國之吉凶。國有災祥。大祝又掌類造禴。祭攻說之禮。以祈禳之。司巫又掌望祀望行。冬堂贈。春招珥。歲時祓除。攘磔吁雩。以救之。故王心天心也。王身天行也。王左右通天道者也。內徵諸夢寐。有獸贈之法。外動乎四體。有食治之宜。幽祈於鬼神。以求永貞。明占諸卜筮。以詔救政。而三公三少。論道於上。燮理陰陽。寅亮天地。密勿於輿樞。故曰。有師保。有疑丞。王前巫而後史。卜筮宗祝。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也。易曰。視

履考祥。其旋元吉。其此之謂歟。周衰而厲王失政。好專利而虐其臣下。皆詭隨無良。醜正而惡諫。天降之災。凡伯刺之。其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其時饑饉荐臻。而中國卒荒。芮伯刺之。其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蠱賊。稼穡卒痒。至于幽王。益貪天禍。不懲其心。而怨其正。內嬖褒姒。外任帥尹。君子獨處守正。反見讒愬。立二年而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傷之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水土演而民用之者也。

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乎有地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填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得無亡乎。當是之時。霜降失節。而訛言日興。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日月薄食而無光。其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燂燂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崔崩。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其後厲王奔瑗。幽王見殺。而天下大亂。周東不能復振。至靈王之世。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汗庠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崩阨。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夫然。故民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

沉氣。火無災。燁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且防鬪川而以飾宮。是飾亂也。王卒壅之。王崩。王室亂。其後孔子生春秋之末。志大道之公。三代之英。而期於大順之極。四靈爲畜也。卷阿載鳴。河圖啓聖。蓋寐寤志之而終已不用。慨然傷之。曰。鳳鳴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之也。其後哀十有四年春。而西狩獲麟。麟天應麟。王瑞。仲尼之道。明王之道也。天應之以嘉瑞。乃非所獲而獲。故反映拭面。盡然而傷之。曰。吾道

窮矣。蓋自悲天瑞可格。王道可興。三才可貫。而身之既老。道既壅。而卒莫之行也。於麟見之。故感而作春秋。感麟而作。因所感而止。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山陵崩。地二。孛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地震五星。隕爲石六。鵠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鴝。來巢。雨。木。水。各一。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蠓。螽。蝻。蝗。蚤。午。竝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七。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

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地名。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與治同道者。若淑而祥。與亂同事者。戾拂而殃。祥而增脩於德。罔不興。異而玩忽於政。罔不亡。此天統之常經。王事之大義。自有生民而來。未其有或出于斯者也。故說天者。莫深於易。莫大於洪範。莫辨於春秋。春秋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它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然日過分而不克。克必非。亦且必為旱。故禮

三辰有災。百官降服。君不舉而辟位。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祝史用幣辭焉。曰。炤炤大明。殲滅無光。柰何。以陰侵陽。以卑于尊。其鼓用牲于社。書非禮也。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故日食。王者重之也。彗孛者何。孛之言弗。彗所以除舊而布新也。彗出東井。齊侯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孛星將出。彗何懼乎。由此言之。孛甚於彗也。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何記異也。恒星經星也。日入星可見。見而不見異也。星非雨而隕如雨。尤異也。隕石于宋。五何。隕星也。星隕而石災。大水必書何。大水陰盛。

火陽亢也。水為女婦淫。兵連起。百姓愁怨。火為君不道。好內而聽讒也。其雨雷震電霜雪書者何。以非時也。以異常也。地震何。金木水火沴土也。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瓦解。於丘陵涌水出。為易臣播政。為無德專政。為臣弑逐君。雨木冰何。雨而木冰。木異也。上天雨不雪。下土濡不冰。獨雨著木成冰。冰介脅木。甚且木根株折。故以為木異也。萬曆壬午冬十一月。雨木冰。親見之。乃知經屬解之妙。是歲邑令章崇理。得民而左遷。與魯成事正類。六鷁退飛。何風也。風發而高疾。鷁逢之而退飛。常風之罰也。眾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也。洪範傳曰。貌

之不恭。怠慢驕蹇。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

惡。時則有服妖。

剽輕可怪之服。

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

則下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木。言之

不從。虐譁憤亂。是謂不义。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憂。

時則有詩妖。

怨謗歌謠。

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

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視之不

明。昧暗蔽惑。知罪不僂。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

厥極疾。時則有草妖。

霜不殺草。

時則有羸蟲之孽。

燠生。羸之屬。

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疴。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

火。聽之不總。是謂不謀。下情隔塞。災在嚴急。厥咎急。

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旤。時則有耳疴。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區霽無識。師古曰。區。口豆。反。霽。莫豆反。厥咎蒙。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之疴。時則有黃眚黃祥。惟水火金木沴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疴。時則日月亂行。星辰失常。故田獵不反宿。飲食不饗。出入無節。奪民農時。作為姦謀以奪民財。是謂木不曲直。信道不篤。惑耀虛僞。

讒夫昌。邪勝正。是謂火不炎上。治宮室。飾臺榭。內淫嬖女。犯親戚。侮父兄。是謂稼穡不成。貪欲恣睢。務立威勝。輕百姓。好戰攻。是謂金不從革。簡宗廟。弛禱祠。廢祭祀。逆天時。是謂水不潤下。諸皆經假設。誼依託象類。逆箕孔之意。依於教。雖非可滯固。而要之具得其大都。春秋時。以星土辨災祥。特悉而主於在道。宋災。晉候問災。故於士弱。士弱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味為鷄火。心為大火。以出納火也。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而以火紀時。故商主大火。商人是因。故閱商人禍敗之釁。必先於火。公曰。

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及漢。申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火作。四國當之。其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墟也。陳。太皐之墟也。鄭。祝融之墟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爲水祥。衛。顓頊之墟也。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及壬午作乎。水火所合也。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我若用瓊華玉瓚。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

融風。火之始也。七日。火其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許。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且夫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中。終不與。亦不復火。彗星見。齊分。齊侯欲禳之。晏嬰子曰。無益也。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而止。君子謂子產。晏平仲。善矣。知天於人也。熒惑守心。心宋分也。宋景公憂之。司星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

饑民困。吾誰與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是夕候之。果徙三度。故天象於人事。俯仰最近。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平公問其祥於士文伯。文伯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豕如魯地。婁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于何不臧。何謂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是年秋八月。衛襄公薨。十一月。魯季孫宿卒。平公問伯瑕曰。向所問日食者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

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焉。莊十四年。鄭有內蛇。與外蛇鬪於南門內。蛇死。其年厲公入。魯莊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也。昭八年春。石言於晉。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



下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時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  
曰子野之言君子哉信而有徵春秋自入經多災乃  
其時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強伯其後  
田氏篡齊三家分晉竝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  
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機  
祥候星氣尤急而臯唐甘石之倫因時務論其占驗  
時凌雜米鹽然未可錄也秦王政卽位幼委政太后  
太后淫於呂不韋嫪毐二人得自恣故天燠冬雷始  
皇旣冠誅夷毒及大臣二十人皆車裂以徇刑誅四  
千餘家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間緩急異而

寒燠輒應如此當是時秦毒海內而刑峻深天應之  
災日月薄蝕山陵淪亡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  
竟天辰星出於四孟太白出經天無雲而雷枉矢夜  
光熒惑襲月他若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長人見臨洮  
石隕東郡此暴秦作難激以張楚之異也三十年之  
間兵相駘籍禍烈於蚩尤項籍救鉅鹿枉矢西流山  
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嗚呼變亟疾極  
此矣漢元年五星聚於東井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  
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之其占當以義致天下漢  
王旣入秦不殺秦降王軍霸上以待諸侯與秦民約

法三章。民無不降心。可謂行義矣。是天之所興也。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天。乍北乍南。過期乃入於法。秦地得勝。辰星出四孟。爲易王之表。而項氏以滅。平城之圍。月暈圍參。畢昴數重。昴爲匈奴。參爲趙。畢爲邊兵。熒惑守心。高祖崩。高后用事。諸呂亂。侯王爲戮。時則日食於衡。天東北裂。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加以滅光。星見雨血之異。文帝卽位之二年。以日食下詔言。朕聞之。天生民而置之。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徵眇

之身。託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於一人。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所不及。句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後元年。下詔言。間數歲。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乖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其咎安在。細大之義。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有可以佐百

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是時帝溫恭能怛然於天災民瘼者如此。近古未有也。孝景時吳楚七國之變彗星長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年符間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南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于河。兵征大宛。星茀招搖。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之應。故庶民爲星也。當是時。董仲舒治春秋。學爲醇儒。洞然於天人相與之際。於祥異與故尤深。數數爲天子推明言之。其治國以縱閉求雨暘。雨暘爲若。昌邑王賀

徵在位。淫縱。大將軍光爲社稷計。欲廢立。計未有所定。天久陰不雨。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畋。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行欲何之。賀怒。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大將軍念與密畫者。獨車騎將軍。急召車騎將軍安世。誅讓之。以爲泄語。安世謝無有。召問勝。勝以爲語出洪範五行傳中。特示光。光安世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而王賀在國時。嘗自見白犬頸以上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皆冠狗也。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入宮室。宮室

將空。此危亡之象也。王不說。獨叩天歎曰。不祥何爲。數來乎。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進危亡之戒。而大王不悅。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中何等篇也。大王爲諸侯王。而行污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王終不改。以及於廢。先是昭帝元鳳初。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走視。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

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郎眭弘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故廢之家。從匹夫起爲天子者。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書上以設妖言惑衆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民間即位。徵其子爲郎。地節元年正月戊午。月食熒惑。熒惑在角亢。占憂在中宮。辛亥入氐。氐天子之后宮也。其景寅。客星見貫索。東北行入天市。占有戮卿。而霍氏以毒許后。故夷滅。元帝初元。關東大水。郡國饑。上下詔江海陂湖園池

屬少府者。假貧民。勿租稅。損膳減樂。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夏齊饑。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中郎應奉奏對事曰。臣聞之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示聖者。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曆。陳成敗。以示賢者。名之曰經。賢者通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卯酉午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

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于滅亡。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歲饑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日蝕星氣。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形也。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子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鐘律。初起用事。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按奉傳師說。以為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是

以王者忌于卯也。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是以王者吉。惟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張晏曰。甲庚皆三。庚在西方為義。成為公正。寅午為。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木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罷省不急之用。振急救貧。恩澤甚厚。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又恣奢侈。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以德之道。又非長世之策。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

章其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餘諸侯王園。與後宮。宜設定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起。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惟陛下裁察。不報。明年夏四月。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願復賜問。卒其終始。帝復延問。以得失。奉念

漢興而承宮室苑囿日增奢泰難供所由來已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乃復䟽言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而天子躬行節儉省罷繇役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財力廢而不爲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亦必不能成功天道有常王道無常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圖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成周法盤庚之德爲漢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

古難亶居而改作如因丙子之夏順太陰東行遷都正本衆制皆定無復繕治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至後七年之明歲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無以加此臣聞三代之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戒王以失天下書曰毋若殷王受詩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今漢起豐沛取天下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孝武之世暴骨四夷有天下雖未久至于陛下八世九主矣有成王之明而無周召之

佐東方連年饑饉加以疾疫百姓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由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不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延世永祚不亦優乎惟陛下留神詳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援成王徙洛盤庚遷殷以對其後議定迭毀禮議徙南北郊皆自奉發之奉東海下邳人治齊詩與蕭整之匡衡同師衡為後進二人施之政事而奉獨不仕成帝即位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王氏五侯同

日封而黃霧四塞大異數見帝方精於詩書古文詔光祿大夫向領校中秘書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不能奪王氏權元延元年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壅江向流涕太息曰昔岐山崩三川竭而周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蜀漢今所起山崩川竭殆必亡乎懷不能已復上奏極論并圖以上且言天文難以相曉願賜清閒之燕指圖陳狀帝輒入之而未



函史下編 卷之六  
有以明安昌侯張禹者老儒也。傳帝經。帝師尊之。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欲自爲地。不欲忤王氏。則謂帝言。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侵。或爲夷狄猾夏。天意深遠。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况今淺見鄙儒之所言。唯陛下脩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帝雅敬信禹。由此不疑王氏。及哀帝在位十五年。繼嗣不立。好燕女微行。下漁色。皇太后內以爲憂。而大將軍音輔政。患之。大射禮行。有雉集於廷。登堂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已又集未央宮承明殿中。大將軍音曰。天地之氣以

類應。謹告人君。甚微而著。雉最聽察。先雷聞聲。故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今博士行禮之日。大衆方會。飛集於庭。歷三公之府。及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曉告。備至深切。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帝爲感動。已入諛臣言。手詔音。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耶。音復對言。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調之計者可誅也。陛下繼體不立。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尚無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

當以誰屬。宜謀於賢。知克已復禮。以承天意。其後許  
皇后廢。而陽阿公主家歌兒趙飛燕。與女弟竝入宮。  
大愛幸。會災異數起。谷永以涼州刺史奏事至京師。  
事竣。當之部。帝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  
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  
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興。三  
正不更迭。而用矣。昔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  
之。而晏然以爲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口廣。而不  
自知。大命傾而莫寤也。易曰。危者有其安。亡者保其  
存。陛下垂光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

所聞。下懼於後患。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去年  
九月。黑龍見東萊。其晦日食。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  
乙酉日食。六月之間。大異四發。而二者同月。三代之  
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  
廟。皆由婦人與群惡。同沉汚於酒。秦所以二世而亡  
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  
于天。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  
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熏灼。不可上矣。今  
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廢失法度。聽用其言。驕  
其親屬。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舉憲。又以掖庭獄

爲亂阱。榜箠瘠於炮烙。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逮治正吏。多繫無辜。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旣。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而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以爲私客。挺身晨夜。烏集雜會。醉飲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沉湎媠嫚。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上處。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主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

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因下爲高。積土成山。反天地之性。發徒起役。治宮館。重以增賦。斂徵發如雨。費擬驪山。役百乾谿。又廣盱營表。發冢墓。截骸揚尸。百姓怨恨。上感天和。災異屢降。饑饉仍臻。餒死道路者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近觀夏商周秦。所以失天下者。鏡考已行。一有不合。臣當伏妄言之誅。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惟在陛下。陛下誠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上天之威怒。懼危亡之徵兆。蕩滌辟邪之意。厲精致志。專心反道。

放絕群小。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除掖挺獄。去炮烙刑。以塞天下之望。寢初陵之作。止諸營繕。崇厲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父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屢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織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留。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惟陛下留神反覆。孰省於臣言。成帝性寬而好文。永每言事。輒見答禮。至此對上。帝大怒。使侍御史收永。而皇太后與諸舅。以至親難數言。實推永使言。因勸上納用。衛將軍商。覘帝怒。密

擿永。亟發之郡。而敕過交道廐。勿追而免。後災異益數。永遷北地太守。當之官。帝猶使衛尉受欲言。永復對語尤苦。畧言。天生烝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王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故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陛下承八世之功業。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漢興至平帝。遭无妄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今无雲。直百六之灾厄。三難異科。雜焉同會。重以今歲日食元日。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

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夫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殆爲饑變。厥期不久。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陌之間。臣妾之家。將有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四方。將有樊竝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可爲寒心。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關動狂飛。辟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言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而自大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

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也。往年郡國被水者二十一。今年蠶麥並惡。江河決溢。郡國十五有餘。百姓流散。大異較炳。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謬經義。逆民心。布怨趨禍之道。願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納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敕勸農桑。毋奪其時。以慰綏元元之心。綏和元年。成帝卽位之二十有六年也。春正月。熒惑守心。時丞相翟方進相。九歲矣。方進好天文星曆之學。厚議曹李尋。時時召與密計。尋以大異亟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今提揚眉。矢貫中。服虔曰。提。攝。提星。揚眉。揚芒角也。矢。柱矢。貫中。從東

南入狼奮角弓且張。張晏曰。狼星芒角。則盜賊起。金

歷庫火守舍。張晏曰。太白歷武庫。舍。日月所經宿舍也。土逆度。輔湛沒。萬

歲之期。近慎旦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

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以全身難矣。闔府三百人

惟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懼。不知所出。會

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帝乃召見方進。賜册

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方進即日自

殺。帝秘之。遣九卿册贈印綬。賜乘輿秘器。以葬。親弔

數至。禮賜異他相。莫以塞變。踰月。帝竟崩。無繼嗣。立

定陶王欣。初。曲陽侯根以大司馬輔政。數虛已。問尋

尋說根言。書曰。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

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照

臨四海。少微處士。為比為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王

者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顯面

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幾。不可

不勉也。將軍一姓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

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惟有賢友。強輔度幾。可保

身全宗。根深納之。會哀帝即位。薦待詔黃門。帝使衛

尉喜。問災異。仍重之。故令母諱。盡欲言。尋條對言。易

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者眾陽之長。輝光所燭。

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脩道。則日失其度。晦昧亡光。各有云爲。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差逾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治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

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諸保阿乳母。其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疆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楊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

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見天文如此卽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強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常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

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宜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簫牆之內毋忽親踈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蕩滌濁穢消息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弗四孟皆出爲王易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宜深自改治國固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



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發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異最大。今汝潁吠澮。川水漂踊。與雨水竝爲民害。此詩所謂燂燂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

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強本朝。夫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憚也。弘漢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宜少

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於時定陶太后以帝祖母。通請謁。恣驕。傅晏爲大司徒。衛將軍。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時涼州刺史杜鄴以病免家居。舉方正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母必繫子。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成叔段之禍。周襄王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厄。竊見陛下正身與天下更始。而嘉瑞未應。日食地震。民訛言行。轉相驚恐。按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在於得一

類而達之。日陽有食。明爲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不敢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以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今諸外家。竝侍帷幄。布列在位。積貴之執。世希見聞。乃竝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日。晡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觀前。忿邑非之。遇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也。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古始。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上

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帝悟。收晏印。綬罷歸第。漢興去古未遠。儒者尚經學。明天人之道。能深燭遠覽於性命之符。至元成間。傳久益精。諸所言深醇微眇。有師法可采。類如此。光武初興。天命告饗。昆陽之戰。大雷風助威。滹沱水合。邯鄲烈風影響表著。而是時五星失晷。天時錯謬。辰星久而不效。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填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氏房。於是諸不逞之徒。咸以為漢不再興之效。各擁眾冀非望。游談者助為言。逢之獨扶風。蘇竟以為是皆當於其分野。占之房心。宋分。東海是也。董憲當

之尾。為燕分。漁陽是也。彭寵當之。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至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南北。或盈縮成鈎。偃蹇不禁。此皆逆亂未平。運當蕩除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指麾妄說。傳相迷誤。則是天文亦安得而遵度哉。夫仲夏甲申。是為八魁。春三月。巳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巳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為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且竟天。正臨黎丘之地。為秦豐所都。是時月入于畢。畢為天網。主罔羅無道之君。秦豐當之。又甲申之

夜流星狀似蚩尤旗。或云天槍出奎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爲數百而滅。爲延牙破之象。漢爲火德。雖昧必亮。比卦部。歲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爲兵事畢。中國安寧之效。已而皆然。其後天下既定。天子躬政。頗以吏事課三公。時傷嚴急。中大夫鄭興言。頻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垂意洪範。留思柔克之政。永平三年夏。星孛天船北。時顯宗明聰。顯之於耳目。摘發政。頗傷迫切。尚書僕射鍾離意上疏言。陛下畏敬鬼神。憂恤黎

元。而天氣未和。寒暑爲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爲治也。今百官無相親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而欲導迎和氣。消弭天災。不已難乎。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而後天地之氣和也。願陛下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和帝初。竇太后臨朝。大將軍憲兄弟。作威虺用事。地震水旱頻起。四年夏。四月朔。日食軒轅左角。爲貴戚占。司徒鴻上疏言。昔諸呂握權。繼嗣幾移。哀平之末。國統中絕。今天下遠近。背王室而向私門。上威損而下權盛。徵表嚮著。日爲之食。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夫禁微則易。救大則

難。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謬。未然之明鏡也。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無何。竇氏誅。安帝之世。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閻皇后兄顯。弟景耀。竝典禁兵。而宦者樊豐。江京。李閔。乳母王聖。聖女伯榮等。出入宮掖。爲侈虐。而山崩地震。司徒震諫。不聽。力疏言。臣備位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冬十二月。京師地動。其日戊辰。月日干支皆土。位在中宮。此中宮近臣。持權用事之效。惟陛下奮乾剛之斷。抑驕侈之臣。以承天戒。不聽。而震以譴死。順帝起幽廢在位。旣誅豐顯等。而怠荒於政。罔念聞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封皇

后弟冀爲襄邑侯。天下失望。陽嘉二年。以災異徵安丘郎顛。詣公車。策問之。顛對言。易天人之應曰。君子不思導利。茲謂無澤。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竝作。燒君室。去歲冬。恭陵百丈闕災。殆民勞不息。而營繕者衆也。臣愚以爲諸宮殿官府。離宮別觀。所繕脩者。可竝省減。以息困窮。又正月以來。陰闇連日。今月十四日乙卯。白虹貫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言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序賢進士。後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日見者。咎在中台。又曰。賢德不用。厥罰常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率士之濱。豈無忠賢。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此白虹之所以表也。宜采納賢臣。以宣助聖化。臣竊見立春前後。溫氣應節。頃前數日。寒顧彌甚。冰既解旋合。正月自三日至十九日。於卦爲三公。夫天地之氣。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列。而刑罰必加也。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夫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逆。可敬而可不慢。伏案飛候。參察衆政。立夏之後。必且有震裂涌水之災。陛下宜恭已內省。諸所考案。當須立秋。夫三公上

應台階。股肱翼戴。以燮調爲其職者也。政反其道。而寒陰反節。三公當之矣。今之在位。競托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遭災稱疾。偃仰自逸。一被冊文。得賜錢者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也。以此消伏災眚。與致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所宜精慎。以寧國安人。卽有不稱。宜同其咎罰。夫以長吏不良。歸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責歸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之愈甚。所謂大綱踈而小網密促也。臣竊見去年八月。熒惑失度。歷涉輿鬼。環繞軒轅。易傳曰。政悖禮失。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禮天子一娶

九女。今宮人女御。動以千計。生而幽隔。鬱積之氣。上感天和。故遣熒惑入軒轅。出后星北。垂象見異。以悟主上。今皇胤多天。嗣體莫寄。咎宜出此。宜簡出宮女。聽其媼嫁。以承天意。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傳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參罰也。又火為大辰。北極亦為大辰。言孛一星而連三宿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此三星應之。參罰為白虎。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臣恐立秋而後。趙魏西關。將有羌寇之變。宜豫宣諸郡。敬授人時。輕徭薄賦。

選賢能以鎮撫。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旗。書玉版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又自去年十月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房心在南。光芒及交。房心者。帝之明堂也。歲星守之。年穀豐。今太白從之。金木相賊而反同舍。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又房心主東方。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謂出右。恐年不順成。宋人饑也。臣伏惟念漢興以來。今三百三十有九年矣。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戊仲十年。戊仲已竟。末年入季。孔子曰。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

凡千五百一十歲。五行更用。王者隨之。譬言自春徂夏。改青服絳也。宜因斯際。大蠲法令。更官名。易稱號。輿服器械。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書奏拜郎中。辭病不就。是歲四月。京師地拆。夏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州郡兵。宋大饑。明年。西羌寇隴右。畧皆如顛言。上以地拆。引敦撲士策問之。太史令張衡對以爲裂者威分。震者民擾。願陛下思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漢安二年。夏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占爲大器。六月乙丑。熒惑犯填星。占爲上人忌。而順冲。繼崩。明年春。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夏四月辛巳。

太白入輿鬼。占皆爲大器。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占爲逆謀。而質帝以暴崩。先是永和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指營室及墳墓。丁丑在奎。癸未歷輿鬼。柳七星。張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而滅。後五年。以地震。冊免太尉喬。尋與太尉固竝見殺。於是星孛天市。一歲間。日食地。震山崩。成梁氏之誅。其後桓德益昏。宦者所在暴縱。與海內公忠之臣。相爲讎疾。太尉蕃。每有選舉論議。往往以中詔譴却。平原襄楷奮詣闕上。䟽言。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出端門。不執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者。



天王傍小星者太子太微帝庭五帝之坐也而火金罰星得揚光其中於占爲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於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守執法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執法久不去者咎在仁德不脩而誅罰太亟之故也前冬大寒栢傷竹枯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於占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來連有霜雹大雨電此臣下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平原太守瓚南陽太守璿志除姦邪而遠加考違三公乞哀而嚴被譴讓天下扼腕慨

歎以爲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窮謬如今日者天變孔亟而陛下以如是之政刑應之可爲寒心今年夏四月有河清之祥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陰欲爲陽侯欲爲帝之象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竝極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爲紀異也願賜清問盡所言書奏不省而鈞黨禍作毒痛于四海桓崩無嗣解瀆亭侯立是爲靈帝竇太后臨朝父大將軍武大傳蕃同心輔政爲宦官所構戮死遷太后南宮天下疾憤明年夏天雷電

以風有青蛇見御座上。中郎將張奐上書言。昔周公避位居東。天動明威以彰其德。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此天疾威妖眚之所以作也。宜急改葬。徙還其家屬。及從坐禁錮者。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復之報。帝深嘉其言。而爲宦者所制。不得行。已復治鈎黨。天下賢士殲焉。於是大異交見。天子乃詔議郎邕。問消復之術。邕具對言。詔問六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體。長十丈餘。狀似龍。似虹蜺。以臣所聞。易所謂天投蜺者也。易傳曰。虹之比。無德以色親。演孔圖

曰。蜺者。斗氣之精也。天投蜺。主惑於譽毀。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內親臣無忠。則投蜺。意者陛下樞機之內。祗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凌尊踰制者乎。若群臣有所毀譽。而聖意低回。未知所當也。宜抑內寵。任忠直。決毀譽。使貞邪各有所守。易曰。陽感天。不旋日。惟明主裁察。詔問正月三日。有白衣人入德陽殿中。黃門詰問辭。稱梁伯夏教我上殿中。與語言往來。不得入。遂亡去。不得。臣聞凡人怪。皆皇極道失。下謀上而然。孝成時。有男子王褒。冠小冠。帶劍。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收考。褒故公車卒。病狂不

自知入宮所言。下獄死。與今事正類。伯夏故大將軍。梁冀子。不疑子也。以罪受戮。非天所祐。以往況今。將有狂狡爲王氏之禍者乎。抑羣陰太隆。羣小竝進。強盛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詔問南宮侍中寺。雌鷄化爲雄。尾已似雄。頭尚未變。謹按凡鷄爲變。皆貌正失也。書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牝鷄晨鳴。主不榮。夫牝鷄雄鳴。尚致家索不榮之名。况陰陽易體。於實改變。此其異甚大。獨頭爲元首。變未至頭。而明主知之。訪問發覺。此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若應不精誠。頭冠盡改。卽成患矣。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嬖御。圖新政。則其救也。詔問卽昨來。頻歲日食地動。風雨不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微則震。思亂則風。貌失則水。視闇則疾。癘簡宗廟。上不潤下。則河流滿溢。有一於此。皆爲咎徵。况竝時雜至。其異彌大。明君抑陰尊陽。正上下之分。循五事於躬。致虔於供御。則其救也。詔問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而太白正晝見。臣聞熒惑主夏。以非其月入尊宿。法臣謀不端。太白晝見。法強國弱。弱國強。皆有女禍。又失道而見。是謂羸長。侯王不榮。熒

不遂成之象。若應不精誠。頭冠盡改。卽成患矣。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嬖御。圖新政。則其救也。詔問卽昨來。頻歲日食地動。風雨不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微則震。思亂則風。貌失則水。視闇則疾。癘簡宗廟。上不潤下。則河流滿溢。有一於此。皆爲咎徵。况竝時雜至。其異彌大。明君抑陰尊陽。正上下之分。循五事於躬。致虔於供御。則其救也。詔問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而太白正晝見。臣聞熒惑主夏。以非其月入尊宿。法臣謀不端。太白晝見。法強國弱。弱國強。皆有女禍。又失道而見。是謂羸長。侯王不榮。熒

惑主禮太白血兵謹禮治政審察中外申門戶守禦之令以杜漸萌則其救也詔問蝗蟲冬出臣按河圖秘徵篇曰主貪政暴吏酷誅深則蝗蟲出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以天下爲家何私家之有也宜息不急之作省財賦之費進清良黜貪虐損別藏以贍國用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室各自壞臣愚以爲平城門向陽之門祈祀法駕所從出之正門也武庫藏禁兵則國家之守也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其妖城門內崩潛潭已曰宮瓦自墮諸侯強凌主正意慎行簡小人在顯位者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愆

抑侵僭之漸則其救也詔問朕焦心聞災每訪群公卿士皆各括囊迷國莫肯盡忠以豈博學深奧退食自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指陳以經術分別阜囊封上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音懇款褻借踰分非臣螻蟻所能堪副臣豈可顧避後患不自輪竭使陛下不聞皇天赫赫之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大怪也天於大漢殷勤無已以赤帝之精輔未衰故屢見變以當責讓因以感覺則亡可爲安凶可爲吉如大運已去豈復有譴告哉洪範傳曰六沴時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怨五福乃隆用章于下

陛下卽位以來。乳母趙嬈貴重顯赫。生則貨富侔於  
帑藏。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門史  
霍玉。依阻爲姦。投蜺變雞。豈不謂是。今者道路紛紛。  
復云有程大人者。宜以趙霍爲戒。高其隄防。明設禁  
限。太尉張顥爲玉所進。暗昧已成。非臣外臣所能審  
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致遠。傾邪在官。所當先  
懲。光祿勳偉璋有名放濁。長水趙玄。屯騎蓋升。竝叨  
時幸。榮富優足。聖意勤勤。欲清蕩濁流。扶正黜邪。宜  
先放廢。以解易傳。小人在位。不答廷尉。郭禧純厚老  
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正。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

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  
成。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以賤奸貴。遠間  
親小。加大列在六逆。陛階增。則堂高。輔位重。則上尊。  
不宜復聽納小吏。雕刻大臣也。夫憂樂不竝。喜戚異  
方。祇畏災變時。而復巧作鴻都篇賦之文。非專精一  
意。示憂懼之道。詩云。畏天之怒。毋敢戲豫。言天戒誠  
不可以戲豫處也。臣願陛下強納忠言。忍絕非類。思  
惟萬幾。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明旣自約厲。左右近  
臣。亦宜勦力從化。人自剋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久  
高不危。常滿不溢。群公之福也。章奏爲宦者忌疾。與

家屬髡鉗徙朔方。嗟乎！主之不明，豈足與計哉！當是時，太學生陶以宗室發憤上書，言臣聞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首之與足，相須而成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尊之慶，循無上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痛於肌膚，震食無損於玉體，故蔑三光之戒，輕上天之怒，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夏，流虐遠近，痛哉！斯言，曾莫是鑒。於是星孛紫宮，孛天市，西岳崩裂，而漢氏以亡。自東漢來，言災異者，不復能上窺六籍，宏深簡奧之旨，獨依彷彿傳緯，時時雜讖數宗言，近支辟碎矣。自是三國分漢五

胡裂晉，重以南北六季之亂，各據尊稱制，窺覘紫極，國置臺史，軍司占候，冀前知吉凶。然人各嚮其上，所欲爲占，蜀漢於國微甚，僅有荆益。章武三年春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爲天王，而先主崩永安。赤帝之精，雖微必曜，猶正統所屬如此。曹魏青龍中，張掖水溢，涌寶石，負圖象，靈龜立水西，有石馬七，及禽獸諸星宿之象，有文曰：大討曹，詔班天下，以爲嘉瑞。鉅鹿張旉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故古者祥兆見，而後廢典從之。今漢亡久矣，魏豈襲作，殆將來之兆乎。而司馬代曹見於此，是時魏主獻好治宮室，刑峻嚴，崇華

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曰此何祥也隆對曰易傳  
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君室又曰君高臺火爲災  
蓋役作繁興百姓空竭天應之旱火從之也魏主默  
然已又問漢栢梁災大起宮殿以厭之有諸對曰有  
之此越巫之諄也天災可敬也而不可傲也災而復  
作譴而不傲是傲之也將能勝乎誠罷役清其地毋  
更作筵蒲嘉禾庶且生其上矣及隆疾病猶口占疏  
言三代受天明命歷數百載撫有六合然癸辛縱欲  
而大命隨之豈伊異人皆神明之胃也黃初之際天  
兆其戒異類之鳥長育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

臣於蕭牆之內選諸王使典兵碁峙鎮撫畿夏夫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讟  
則輒錄授能尸諫之愚悽悽無已惟陛下裁察時魏  
踈忌骨肉而委政司馬氏故隆懇懇及之魏甘露中  
有黃龍見寧陵井中羣臣以嘉祥賀時司馬昭既廢  
主擅國魏主髦太息曰龍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  
田而辱在井中何謂嘉祥賦潛龍詩以自傷已而有  
南闕之難晉旣平吳有青龍見武庫井中武帝往觀  
之喜百官請賀僕射劉毅曰昔龍漉夏庭禍發周室  
龍見鄭門子產不觀又何賀焉乃止永康之元尉氏

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而太子適以廢死。星孛于奎。至軒轅太微經三台大陵。而中台星圻。軒轅者后宮太微帝庭。三台三公。奎爲魯。爲庫兵大陵。爲積尸死器之事。無何武庫火。西羌反。賈后以弑太后楊廢誅死。司空華。僕射頴與焉。亦竟成趙王之誅。永寧之元。自春正月。至于三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永嘉中。熒惑犯紫微。白虹貫日。日光散四流如血。日中若有飛燕者。建興二年春正月己巳。黑霧五日。辛未日隕于地。有三日相承。出西方東行。有流星隕平陽北。光燭地。化爲肉。長廣三十步。諸大異皆古所未有。

而是時諸王相屠。懷愍二帝廢執。死平陽。羯胡氏羌交毒于中國。亦載籍未有也。蓋天人之否極於此。其後太白入東井。而秦弑其君。生東井。秦分也。秦伐燕。克壺關。申胤歎之曰。秦其亡乎。昔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凶。今福德在燕。而秦克焉。雖克能無復乎。燕之復建。不過一紀。後三年夏。彗出尾箕十丈。經太微掃東井。至于冬。不滅。尾箕燕分也。後十二年。秦王堅欲伐晉。群臣諫不聽。左衛率石越曰。今福德在吳。而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賢能爲之用。民爲之使。殆未可伐也。秦王堅曰。天道未易知。以吾之衆。



投鞭於江足斷其流。衆安所得恃乎。昔吾滅燕亦犯歲而克。臺史何渠信也。卒伐晉已困於晉而慕容燕竝起竟亡秦。太元末長星見。自湏女至于哭星時。晉孝武嗜酒好內。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我勸汝一盃酒。自古何嘗有萬世天子耶。湏女。姦女也。虛爲哭泣之事。明年貴人張氏殺帝於清暑殿。義熙中熒惑在匏瓜中。忽亡失所在。法當入危亡之國。爲民謠訛言。魏主嗣心畏之。召名儒數人與太史占所詣。司徒浩曰。其入秦乎。魏主問何從知之。浩曰。春秋傳神降于莘。以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亡在庚

午辛未二日間。庚午主秦。辛爲西夷。故知入秦。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守鈎已。又之乃去。是歲秦大旱。昆明池水竭。明年童謠訛言竝作。中歲而秦亡。爲劉裕所滅。

其後彗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大畏之。復召諸儒生術士問其祥。崔浩曰。災祥之興。皆象人事。人事無釁。又何畏焉。且是王莽篡漢之表也。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權重擅國。危亡不遠。彗之爲異。其劉裕乎。又明年長星出竟天。而宋果代晉。晉中國之舊也。魏占太白。昂浩諱之。故云。嗚呼。胡羯腥羶。中土之日久。而獨應在昂

畢太白則知兩戒之表固天之所以限南北也。梁普  
通六年夏五月巳酉太白晝見六月經天其明年太  
白犯歲星在牛占爲易政武帝爲改元肆眚是秋月  
掩填星者再占天下無王有大器帝捨身同泰寺禳  
焉是年太子薨大同五年彗出南斗東南指至婁而  
滅占天子當下殿走帝爲被髮跣足下殿走當之無  
何北魏孝靜帝出亡帝聞之笑曰索虜乃亦應天象  
耶又三年災惑再守心太白晝見而帝竟死於臺城  
之圍承聖三年散騎郎庾秀才言去年八月月犯心  
中星今年七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爲天正丙主楚

分占建子月當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整六師還建  
業避禳之不聽而魏克江陵梁主繹死焉北齊之亂  
歲星犯太微上將填星犯井鉞與太白并占爲大臣  
戮而齊殺元魏宗室四十餘家尚書令楊遵彥東西  
二族覆焉周之亡也太白辰星與歲合在井占曰是  
謂絕行國內外有兵器改立侯王其明年有流星一  
大如三斗器出太微端門流入翼色青白光燭地有  
聲占有立王若徙王隋以受命開皇五年秋流星四  
散下而平陳仁壽四年六月庚午有星入于月七月  
乙未日青無光而隋祖以暴崩大業三年長星見西

方竟天犯奎婁角亢而沒。九月見南方。亦竟天。凌角  
亢。掃太微帝座。經歲乃滅。占曰是天所以去無道。建  
有德也。見久者災深。星大者事鉅。行遲者期遠。後十  
二年。秋八月。有星大如斗。流王良閣道間。聲如墮墻。  
癸丑。有大星如甕。墜江都。煬帝弑。諸王及幸臣竝戮。而  
隋亡。隋書五行志曰。漢劉向有言。君道得則和氣應。  
休徵生。君道違則乖氣應。咎徵發。故五事愆違。而天  
地爲見異應之。况於日月星乎。况於水火金木土乎。  
德則不務。惑於巫術。若梁武之變號伽藍。齊文宣之

盤遊市里。豈惟天道。亦曰人妖。陳蔣山之鳥。呼帝禁  
河。周陽武之魚。乘空而鬪。隋鵲巢繡帳。火炎門闕。則  
祥眚呈形。亦于何不臻矣。唐興高祖起太原之歲。填  
星羸而旅于參。參。唐星也。填星主福祚。占未當居而  
居。其國昌。唐以受命。武德初。有星孛于胃昴間。丁亥  
孛卷舌。卷舌。讒也。蓋建成元。吉連後宮。構秦王之應。  
九年夏五月。太白晝見。六月。太白經天。在秦分。月犯  
氏。氏。天子宿室也。太史傅奕言。太白見。秦分。秦王當  
有天下。帝以示秦王。而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死。臨湖  
殿。殿在禁庭中。貞觀初元。關中饑。二年。天下蝗。三年。

大水。天子方勵精於王體，民治宵旦憂民甚。於苑中  
掇蝗祝之曰：吾以民爲命，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是  
食吾民也。汝必食穀，寧其食吾肺腸，將吞之。侍臣爭  
進曰：蝗氣沴而生，吞之恐致疾。帝曰：庇民致疾，朕何  
避焉？遂吞之。是歲蝗不爲患。他諸遇水旱，輒避殿損  
膳。慮囚講政，恒日晏不遑食。移民於所近，東西就粟。  
民扶老携幼，所至驩然。於是連歲大稔，流散者畢歸  
其鄉。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  
至海南及五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資，取給於道路  
焉。八年秋八月，有星孛於虛危，上憂甚。學士虞世南

進曰：臣聞德政不脩，雖麟游鳳儀，猶之無補。政教無  
闕，卽彗孛何憚焉。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務大，勿  
以太平日久而自逸。慎終如始，可矣。彗非所憂也。帝  
深納之。九年，熒惑犯軒轅。十年夏四月，復犯軒轅。以  
有文德皇后之器。十一年秋，穀洛溢，入洛陽宮，深四  
尺。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人。詔百官極言過失。是歲  
冬，荊州都督武士護女入宮，爲才人。於是連歲水。太  
白屢晝見，占爲女主昌。月犯鍵閉，守心前星。癸酉逆  
行，犯鈞鈴。鍵閉鈞鈴，鍵閉在房南咸間。主防微謹內  
心前星子象也。是歲太子承乾廢。當是時，民間籍籍

傳秘讖言唐二世後女主武王當代有天下矣帝心惡之密以問太史令淳風曰秘記所云信有諸淳風對曰有之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官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唐子孫多受其禍殆其信也帝曰朕欲索疑似者盡殺之則何如對曰不可爲也天之所命誰能違之王者不死徒多殺不辜不祥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脫得而殺之天更生壯者肆其讎毒則禍益大矣帝默然而止高宗永徽初晉州地震震侍中張行成曰天陽地陰臣將恐有女謁用事大臣陰謀

之變且晉陛下本所封國也大異數發願深慎圖慮以防其萌五年春三月召太宗才人武氏入內爲昭儀夏帝在萬年宮夜大水帝遽出乘高避水俄水入寢廟中漂溺三千人六年七月乙亥歲星守尾巳丑熒惑入輿鬼八月犯軒轅是歲皇后王氏廢死立武昭儀爲皇后太尉無忌中書令來濟柳奩侍中韓瑗死焉於是高宗之世日赤無光咸亨元年二月日濛濛有濁色如赭咸亨元年春三朝之旦月見西方儀鳳二年正月太白晝見經天龍朔元年六月月犯軒轅大星乾封二年正月熒惑數犯太微咸亨元年十二月犯房心上元元年正月犯鈞

鈴儀鳳二年八月而軒轅權數有變。大風落太廟鴟尾。洛水

毀天津橋。及河溢水決不可勝數也。武后稱制革命。

為淫縱。興土木。開邊。所誅夷諸王大臣數千百人。二

十年間。日赤如赭。文明元年二月。長安四年五月。月過望不虧者

三月。掩軒轅大星者。善祥元年十一月。二年三月。二月。熒惑太白

辰星犯軒轅者六。辰星犯東井。辰星廷尉東井法令

也。太白鎮星犯天關各一。天關主邊。熒惑犯五諸侯。

長安二年。五諸侯外侯王也。有星如半月。見西方。光宅元年九月。

有流星入北斗魁。河洛溢。明堂火。山出于新豐。有雌

鷄化為雄。三見。冀州。朔州。松州。而侍御史來俊臣逢后意為

苛酷。其家井水忽赤如血。井中夜有號咷聲。俊臣以木窒之。木忽自投十步外。無何俊臣族。其後日食再

既。而后遷上陽宮。當是時三月雪。宰相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爭之曰。三月雪為瑞雪。將臘月

雷為瑞雷乎。不聽。既入賀。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此異也。為黷刑之應。

豈得為瑞。今賀者皆面諛。非忠臣。后為默然。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入賀。求禮颺言曰。物反常

為妖。此鼎足非人。政教不行之象。后為愀然。已中宗復辟。而韋后與武三思比。而亂政。河南北大水。求直

言洛陽尉宋務光上疏曰。臣嘗讀書。觀天人相與之  
際。考休咎冥符之兆。有感必通。猶影之象形。響之赴  
聲。各以類應也。竊見自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郡國。  
多罹其災。去月二十七日。洛水暴溢。漂擯百姓。按五  
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  
郊祀天地。嚴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陛下  
光臨寶極。有年矣。而郊廟遲留。不稱殷薦。山川寂寞。  
未議懷柔。暴水之災。殆其爲此。臣又按水者陰類。臣  
妾之道。陰氣盛滿。則水泉迸溢。加之虹蜺紛錯。暑雨  
滯淫。雖丁厥時。而汨陳失度。臣恐後庭近習。或有離

中饋之職。干外朝之政者。伏願深思。陰勝之沴。杜絕  
其萌。又自春徂夏。牛多疫死。浸淫于今。謹按五行傳  
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或未  
躬親與。願勤思德容。暫勞宵旰。爲百姓自彊勉。毋徒  
以聲色犬馬爲娛樂。天下幸甚。臣聞日蝕脩德。月蝕  
脩刑。雨暘或愆。貌言爲咎。雩禳之法。存乎禮典。今屏  
翳收津。豐戢響。而欲於一坊一市。暫閉暫開。期以  
感召皇靈。沛降天澤。不亦遠乎。自數年來。公私空竭。  
戶口減耗。陛下不出都邑。近觀朝市。則以爲率土之  
人。既富且康。不知閭閻百姓。衣牛馬之衣。食大菟之

食。丁壯盡於邊塞。孤孀轉於溝壑。猛吏淫威。奮其洗  
瀆。急征橫斂。上黷天和。良可悲也。夫人貧而奢不息。  
法設而僞不止。欲侔至治。豈不難哉。且樂尚妖淫。器  
多浮巧。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多。誠願坦然更光。先  
之以身。訓敦法麗。滌瑕蕩穢。俾良牧樹風。賢宰垂化。  
十年之外。生聚教化。庶幾可及。夫媼戚之間。謗議所  
集。積疑成患。馮寵生災。所謂愛之適足爲害。伏願欽  
祖宗之不烈。傷王業之艱難。遠佞人。親有德。如武三  
思等。誠宜輒其機務。授以燕閒。乳保之愛。妃主之家。  
以時接見。無令媼瀆。此方今之急務也。疏奏。不省。而

中宗崩於弒。韋后誅之夕。星四隕如雨。太平公主干  
政。主家井溢。彗星出西方。入太微。公主欲因以其間。  
傾平王使臺官入言於睿宗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當有以圖其應。睿宗聞之。  
顧慨然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遂下制傳位太子。是  
爲玄宗。而天下復安。三年。山東蝗。民以爲天災。不敢  
殺。拜祭之。相姚崇遣御史分道督州縣捕蝥。議者以  
爲蝗多不可盡。徒勞民。崇曰。河南北之人。流亡且盡。  
豈可坐視之不救乎。縱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或  
以爲殺蝗多。恐且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



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於人之饑而死乎。卒捕之。七年夏五月日食。帝素服。撤樂減膳。命  
 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相璟進曰。陛下勤  
 恤民隱。臣等調燮無狀。罪萬死。抑臣聞日食脩德。月  
 食脩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以脩德也。  
 非慮囚所及也。語曰。君子耻言浮於行。願推誠致行。  
 毋徒數下制書。蓋是時上下以天變交脩者如此。其  
 後武惠妃幸。而洛穀伊汝水溢。博河決。復為女禍之  
 徵。楊妃寵。而星孛紫微垣。歷斗魁。開元二十日暈五  
 重。天寶二伊洛及支川皆溢。月有虹氣如垂帶。安祿  
 年正月。

山入朝還鎮之歲。夏五月。災惑守心。占王去其宮。六  
 月日食。不盡如鉤。其明年歲在東井。而玄宗幸蜀。楊  
 妃死於亂。先是關中以水旱相繼。民饑流。帝憂雨復  
 傷稼。相國忠取禾之實粟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帝  
 以為信。扶風守房瑄言所部水災甚。國忠怒。使御史  
 推之。於是天下無敢有復言災者。蓋雍蔽至於此。肅  
 宗時內寵張良姊。外嬖李輔國。而皇子建寧王倓以  
 僭死。太子皇遷。西內。當是之時。日食三既。至德元年  
二年二月。上白虹貫日。乾元元年夏五月。月掩心前  
元二年七月。星占為太子憂。二年春二月。月犯心中星。占主命。惡

之。夏四月，閏四月，彗再見，長數丈，歷昴畢，至參東井。軒轅帝以暴崩，后亦以暴崩，當其時，月與昴相陵，掩爲變。而安祿山慶緒父子相屠死，德宗建中初，熒惑太白鬪東井，京師地震，生毛。明年，朱泚反，陷京師，帝跳身保奉天，以神策節度使晟討克之，而定方晟之軍渭橋也。熒惑守歲，於占爲軍憂，已而徙舍，賓佐皆入賀，晟流涕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何庸知及克長安？」將佐入賀，晟謝之曰：「曩非相拒也。晟聞五星之羸縮也無常，一退舍，動色相慶，脫復還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諸將謝不及。後帝有感志。

於讒，晟及渾瑊、馬燧等，人自危。相陸贄貶忠州，而貞元二年，日有黑暈，四年，日赤如血，八年，暴風發太廟屋瓦，路門闕，十年，黃霧四塞，日無光。熒惑太白相繼犯太微上將，後十年不赦。群臣以微譴逐，不復收。數恒寒，應焉。元和初，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學士絳居易言：「欲實惠及人，無如減租稅，賑恤不必徧也。宮人數廣，干天和，宜簡出。諸道橫斂，充進奉，多方掠良人，賣爲奴，請禁絕。」帝立從之。而雨，其後帝頗有感志於仙，服金丹，曾躁急，連歲月犯心中星，熒惑入南斗，逆留者數月，大如五升器，色赤。十五年正月，月復犯。

心中星。是月帝暴崩。方士柳泌誅穆敬文之世。閹宦勢益盛。天子不能制。白虹數貫日。月數有變。太和四年六月辛未。自昏至夜。參半星。或大或小。畢亂流。七年六月戊子。自昏至曙。流如之。占王者失道。民失所。綱紀廢。而然是月。月掩心中星。七月復然。而熒惑時。時逆爲變。明年彗見太微。月入南斗者五。又明年。太白晝見。四月大風墮含元殿四鴟尾。壞金吾衛舍。發城門樓觀。已遂有甘露之變。出文獻通考相將大臣死於兵。已而河中奏駟虞見。帝太息。謂度支杜悰曰。往李訓鄭注爲亂。以甘露瑞何有焉。卿在鳳翔。不奏白兔。

殆先覺也。悰對曰。昔河出圖。以畫卦。洛出書。以叙疇。以章道。著教。故足尚也。它草木禽獸。毛羽之異。何世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季龍暴虐。蒼麟白鹿。以駕芝蓋。亦何益於治亂之數矣。帝曰。善。詔諸道祥瑞毋以聞。懿宗之世。彗出婁。長三丈。以合譽星賀。帝喜。宣示中外。送史館編錄。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奏蝗不害稼。皆抱荆棘死。帝喜。宰相帥百官賀。僖宗之世。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自八月己丑。至于丁酉。不絕。自是兵革滋熾。賦歛愈急。關中連年水旱。州縣不以聞。百姓流殍。無所訢。聚爲盜。而王仙芝黃巢輩。

蜂起。宇縣分裂。生民屠戮幾盡。歷五代八姓而後已。悲夫。當是時。世亂史逸。月五星互變。日有環暈。纓紐負背之氣十。日中常七八。繁不可勝書。而背氣尤多。自漢末言災異者。頗支辟。牽事應爲傳會。而洪範天人合一之理。知之者益鮮。終唐世。訓王格天之學。一人未之嘗聞。於是歐陽子唐史五行志。著論言萬物盈天地之間。其爲物最大而且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爲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爲五星。分位於地也。爲五方。行於四時也。爲五德。稟於人也。爲五常。播於音律爲五聲。發於文章爲五色。而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自三代之後。數術之士興。而爲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說之要眇。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物。以謂人稟五行之全氣以生。故於物爲最靈。其餘動植之類。雖各得其氣之偏。而其發爲華英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亦皆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爲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爲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

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反其道。用物傷天。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爲水旱蝗螟。風電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爲氛霧虹霓光怪之類。皆生於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而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所不可知耶。若其諸物類衆繁。不可勝數。下至細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於五事而合者。有漠然而無所應者。而亦何足道也。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爲變者。

則思其有以致之。爲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爲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爲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已失聖人之意。至其不通。則父子之言。自相悖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爲周武王陳禹所傳洪範之書。條其事爲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以爲皆屬於五行。至于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悉附。益有以見其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而其祥眚眚疢之說。自

其數術之學。故略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其著五代史。司天考曰。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載。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廢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是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異。而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以其爲不可知也。以爲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異也。則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謂奉天。至于三辰五星。常動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則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順逆見變。有司之所占者。則以其官誌之。嗚呼。聖人旣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下。學者惑於災異。而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歐公之持論如此。宋祖起周太尉在位。內禪之先夕。

名出師禦北漢。次陳橋驛。是日。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摩盪者久之。知星者苗訓。指示帝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而宋果代周。顯德中。竇學士儼善爲星。與盧多遜楊徽之。竝時爲諫官。嘗謂楊盧曰。自此以往。至丁卯歲。五星當聚奎。奎爲文章府。昌運其始開乎。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蓋建隆五年春三月。而五星聚奎。端拱淳化間。連歲旱蝗。諸禱雩無應。太宗甚憂之。謂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翼日雨。蝗盡死。至道中。上元夕。御乾元門樓觀燈。賜群臣宴。遠近觀者四轉。帝慨然歎。諭近臣曰。往朕布衣時。周太祖自鄴南歸京師。於時民庶凋敝。上瞻慧孛。下見烽火。觀者凜凜。以謂無復太平之日矣。今天貺殷阜。及於同樂。乃知盛衰環運。理亂在人。誠不自意也。相蒙正避席對曰。主臣今乘輿所臨。故士庶走集。覩殷庶如此。臣昨出都門外。不數里。見饑寒而死者衆矣。願陛下洞矚幽隱。毋自喜目前。帝爲惘然。蒙正侃然復位。真宗咸平初。慧出營室北。司天謂應在齊魯分。帝愀然曰。朕以天下爲家。豈慮顧一方哉。遣使行諸路。除逋負。察吏治振民。當是時。相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事。奏御。同列頗目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不然。人主

冲年當使知四方災異。若民所疾苦。庶幾發其懼心。卽不然。他日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此公等他日之憂也。蓋盛世君相念天民慮遠。類如此。景德元年春正月。京師地震。夏六月。月犯昴。昴。胡星也。戊寅。犯五車。東南星。占師當動。七月。癸。惑。犯氐。占天子親征。九月。契丹入寇。帝親征。渡河。次澶州。時日抱珥。有黃氣四塞。占爲不戰而克。而太白犯南斗。占外國有使至。契丹果請盟。而南北弭兵。于是星孛于紫微。蓋上意稍稍嚮怠。縱而王欽若。丁謂之倫。業用事矣。已。欽若逢上。請封泰山禪。

社首。以明得意。而土木禱祠之事繁。謂作封禪祥瑞圖上之。御史崔立言。今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皆天之所以垂炳戒。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華貌之異。爲上瑞。臣竊懼之。帝爲默然。其後學士迪。以旱蝗悟。上謂土木之役過甚。所致罷諸營建。而雨。天聖初。仁宗方幼。冲。太后臨朝。京師水平地。忽數尺。壞民廬舍。壓死數百人。宰執方晨朝。未入。旨輟朝。首相曾附。中使奏曰。今天變甚。乃臣等燮理無狀。致然。其何敢卽安。願請對陳備禦之道。帝召入。於是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諸被水死。若困窮者。收賑之。



七年夏六月夜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宮真宗故所爲禱祠奉天書處也太后見大臣而泣曰先帝竭心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燒殆盡今何以稱遺旨乎樞副雍中丞曙前對曰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天降之災殆意以示警願除其地罷禱祠以應天於是得不復葺會又宮中火捕宮人屬掖庭獄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殆天戒當脩德以應天不當濫及無辜其後帝親政恭仁抑畏遇水旱輒徒跣伏禁庭禱以爲常嘗以旱行禱太乙祠晝日炎熾爲却蓋不御中夜聞雷起露跣殿階下雨大至不起俟雨霽再拜謝

乃升階慶曆中河北赤雪河東地震左正言孫甫言赤雪者赤眚也占爲人君舒緩之應晉武帝怠於政溺於燕女不及經國遠圖而河陰雨赤雪終徵晉亂則舒緩之效也地陰象震陰盛也陰爲臣爲後宮爲四夷而忻州爲趙分今地震六年矣每震輒有聲如雷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卽位晉經歲地震其後武昭儀專恣唐祚幾移陛下欲收舒緩之失莫若自柄威福出英斷以攝姦邪欲銷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以杜萌漸此應天之實也時帝優游寬容賢不肖竝進而二虜跳梁後宮張淑媛頗擅寵爲繼

嗣憂故甫諫及之。其後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知制誥胡宿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上疏言。明年丁亥歲刑德皆在北方。陰生於午而極於亥。今陰極未伏。而陽微不能勝。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占西北二邊不動。當必有內盜起。河朔間宜謹爲之備。又登萊在京師爲東北少陽之位也。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者衆。陽氣洩耗。故陰乘而動。宜禁止以寧地道。時議頗以爲迂。明年王則反貝州。河朔亂。六年夏六月朔日食。食四分而雨。羣臣以故事表賀。起居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偏華夷。而陰雲所蔽。至爲近

狹。今太陽實虧。而雲爲之翳。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之者矣。此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夫日者君之表。萬里同晷。而有食之。其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猶可言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寔深。不可言也。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慝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未之知也。若然者。宜側身戒懼。以憂社稷。豈顧當賀哉。帝然之。敕百官共脩省。毋稱賀。神宗勵精爲治。始卽位。而日食三朝之會。是歲自七月至于十一月。京師地震者六。河朔旱蝗。帝避殿。減膳。撤樂。以爲憂。當是時。古學廢。世儒智不足以知天。頗持

論詆洪範五行類應爲不經翰林學士王安石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必人事得失所致。富文忠公弼自汝州召相。方在道。聞之太息曰。人君所畏者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此必姦人欲進邪說。惑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措其力。是治亂之幾也。吾不可以不爭。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天人感通之理。以明其大。可畏者上之。帝爲感動。非久而安石以才學得君。柄國者七年。災異竝作。自六年秋七月不雨。至七年夏四月終。不雨。帝憂形于色。下詔求直言。時歲旱饑。政苛急。東北流民。當風沙霾曠。

中。扶携滿道路。羸疾愁苦。茹木實草根以求活。其土著民。以青苗助役賦錢急。被鎖械。負瓦揭木石賣之。以償官。監安上門鄭俠大痛之。乃繪日所見爲圖。具疏上。閤門却不受。乃假稱急密。發馬迺上之。時方事河湟。俠疏言。陛下南征北伐。邊陲將帥。皆有以勝捷之形勢作圖來上者矣。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流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然此非細故也。臣于役安上門。謹按逐日所見。繪成一圖。雖百不及一。但經聖目。亦可流涕。况於千里之外。愁苦之衆。未盡見聞者哉。如此而望陰陽之調。風

雨時至難矣。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盡罷今所爲新法者，當立雨，卽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官體放免行錢，三司體察市易法，司農發常平倉賑貸，三衛具熙河見用兵數，諸路上民物流散數，諸青苗免役方田，竝罷。凡十八事，民謹呼相賀。是日天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乃出，挾所進圖狀示之，皆再拜謝。衆始知政所罷行之由，於是羣姦切齒，以挾付御史獄。治擅發馬迺罪，而呂惠卿、鄧綰相與環泣帝前，以爲天子行聖政伊始，一旦以狂夫言，

罷斥殆盡，使民不蒙其惠，可痛不可罷，而新法復行。其後王安石入，再柄政，而慧翼見軫，帝憂甚，爲減膳避殿，求直言。安石入對言：昔晉武帝五年，慧出軫，十年，李占爲主命憂，而帝在位二十有八年，最久長無憂，蓋天道遠，人道邇，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亶人事而止也。昔禪竈言火而驗，請爲後事禳，國僑不與，鄭亦不復火，夫術如禪竈，然且不免於妄謾，况今星工庸庸之流哉？竊聞兩宮以慧李爲憂，望以臣言力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洵洵也。安石對曰：顧法善否何如耳。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法苟不愆，何恤乎

人言。帝曰。曷若并祁寒暑雨無之耶。安石語塞。意快。快退而謝疾。帝慰勉起之。數四。安石乃復出。而新法行如初。先是治平間。洛陽賢儒邵雍行遊天津橋。聞杜鵑聲。愀然不樂者久之。或問其故。雍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禽鳥得氣之先者也。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殆地氣自南至乎。天下殆從此多事矣。時方盛平。人未之信。至是果然。嗚呼。由有載籍詩書而來。未嘗不以欽若敬授。謹天戒爲大務。而末乃傲狠無憚也。春秋時。學不能遠。統主於人。於是乎岐。天人於異觀。蓋始有天道遠。人道邈之說。然猶兢兢於人道。不敢敖縱。信所守也。當是時。鄭鑄刑書。士文伯逆知其必火。以爲火未出而作火。鑄刑器。藏爭辟焉。火象之。而火可必也。其後荀卿子乃持論。言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之。卜筮而後決大事。非誠以爲得所求也。以文之也。君子以爲文。細人以爲神。異哉。所聞。聞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斯何也。非誠以天人一體。順則俱順。逆

則俱逆。如影響乎。非誠以天人一心。敬勝則順。怠勝則逆。如樞機乎。禮曰。卜筮者。聖人所以教民敬鬼神。重時日而畏法令也。非以為文也。為文而雩。則如勿雩。為文而救。則如勿救。誠為文而已。周公設官而司之。而雩之而救之。將無為已。蔡乎。其曰日月之有蝕也。風雨之不時也。怪星之僮見也。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竝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無益也。古后懋德。寧及山川。在後之蒙。沴及草木。妖孽竝世作。而偃然謂上明而政平也。亦何異於癰疽疥癬。曲僂發背。右肢詘。左肢痺。而晏然

謂心腹胃腸無恙也。亦為有孚失是。敖縱而信所執矣。曰怪之可也。畏之非也。是皆以天為不足畏也。故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日切嗟而察也。政險失民。糴貴民饑。舉措不時。本事不得而妖也。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而父子離也。其言甚邇。其苗甚慘。其指甚博。其謂大天而尊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其論甚高。其指甚下。其操甚謬。其禍甚遠。天地者。人之本也。畏天者。盡人之實也。聖人勅天以興事。後天而奉時。兢兢乎順天。而壹不敢與之以已也。柰何乎欲畜而制之也。

失其本而操之。彼其所謂人治者，亦且悖不合矣。荀子者，有見於人，無見於天者也。故主脩學是已，而以性爲惡，主人治是已，而以天爲不足畏也。是不知天之過也。王荆公用之矣。其後安石既去位而卒，所引用章惇、曾布、蔡京下之徒，更起用事，諱災稱祥，惑上心於敖侈，而毒痛于海內。紹聖之初，有星出東壁西，漸流至濁星，而沒有星出靈臺北，至軒轅而復。於是臺官阿意，言主擢用文士，主賢臣得位，主天子社稷昌。他星變成以爲主賑貸，主牛馬昌，主天子有子孫。不則曰：主使出外國，若外國使至也。咸莫敢質言災。

矣。徽宗初元，三朝之旦，有赤氣亘天，右正言任伯雨言：日爲陽，夜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今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小人犯君子，夷狄竊發之表，願深戒豫防。而伯雨奪官。宣和改元，龍見京師茶肆中，作坊士取食之，天大雨七日，都城水高十數丈，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洪水劇大，如此其甚者也。變不虛生，必有感召，災非易禦，當思消復。奪一官斥外，京師河東陝西地震，遣右司郎中黃潛善行按視，還言地雖震不害，遷戶侍郎。當徽宗時，日

赤無光。日中有黑子。彗長竟天。旱蝗地震相繼。大內掖庭災多焚死者。而以日當食不虧。賀以日當食不及所食分。賀得玉圭玉印。賀以星出柳色赤黃。有尾賀諸草木毛羽。一有非常可喜之物。則君臣欣然動色相慶。以爲嘉瑞而賀也。於是彗入紫微垣。長數丈。搖帝座。拂文昌。已出長竟天。填星熒惑太白歲合行。大風霾雲霧四塞。狐升御榻坐。於是二帝北而汴宋亡。嗟夫。天變不足畏之禍。其極乃至此夫。建炎三年春。白虹貫日。時則有明受之變。紹興二年夏。日有黃戴。次月戊寅亦如之。而宗子伯琮始育於宮中。五年

春正月復如之。而開資善堂。皇子建節封公。三十二年。歲星順行入太微垣。而孝宗受禪。藝祖百年既墜之。統復紹秦檜專國。日生暈。日中有黑子。比歲九見太白。歲星合于氏。月入太微垣。占大臣憂。岳武穆死焉。德祐之元春。有星鬪于中天。墮其一。夏六月日食。既晝晦如夜。二年春二月。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與藝祖內禪時變適同。豈可謂非天哉。先是臨安天目山崩。元師圍臨安。江潮不溢。屋山之戰。星隕廣南。大如箕。中爆裂爲五。既墜地。殷如鳴鼓。一時頃乃止。嗚呼。宋世文儒。頗訾洪範類。應爲不經。而星官歷翁



爲伎益踈闊。洪邁歎以爲殊愧前聞。然天監德而集命。帝不保而降喪。弗畏入畏。亦焉可得誣也。元興以百年之運。擅中國。亘古未有。乃叔季之世。天厭其德。災鉅異劇。亦亘古未有。順帝在位三十有五年。日食二十有四。天鳴二。彗孛十數見。八至六十三日。長乃竟天。京師地時時震。甚者聲如雷。異者太廟柱裂。頻者歲至數四。日至二。三震。有星孛于北斗。大如月。聲如雷。雨血二。雨鼈。雨粟。雨毛。各一。鳴雞山以震崩。陷爲池。方百里。霍山崩。前三日如雷。鳴禽鳥驚散。石隕者數里。汴河冰五色。成文如繪事。它州郡山崩地裂。河決水溢。旱蝗饑民疫流。至數十百萬戶。未論也。光嶽載完。貞元復合。我

太祖高皇帝誕生之夕。帝降靈表。祥光燭天。誠意伯基微時。飲杭西湖上。見慶雲成龍。文起西北。諸同游咸喜詫。分韻賦詩。歌爲歡。基獨縱飲不顧。大噉言。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後十年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猶全盛。客驚走避匿。基獨縱飲。抵深夜乃去。及上下金陵。定括蒼。基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非人力也。會

上遣使來聘。基遂詣金陵。時時占乾象。佐行軍。輒效。而

國史下編 卷之六  
上在兵間久甚。爛於天文。吳元年秋八月十四日雷震。上所居宮獸吻。又明日雷火燔備倭戰船。二十一日大風海舟覆。

上怛然念

天心革命嚮應之會。而自傷嚴切。喜怒任情。倉卒有寬濫無及也。深省悔。手勅戒百官脩輔。戊申春正月。群臣表勸進。

上屢抑未許。丞相善長等復固請。乃命禮官差日。定禮儀。於是

上虔肅。夜稽首祝天言。如臣可爲生民主期。日願

帝祇來臨。天朗氣清。示以靈貺。如不可。至日當降烈風異景。使臣知之。得避賢路。時京師自歲祗雨雪連日。夜晝陰晦。及祭告。天宇廓清。香霧氤氳。上下凝靄。獨露中星。以戊申月正四日。即

皇帝位于南郊。建國號。改元。三月辛卯。彗出昴北。六月大將軍達師次汴。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自旦達辰。越二日。又黑氣起。百步不見人。從寅至巳。蓋消復之。運如此。閏七月。師次通州。元主集群臣會議。端明殿門啓。而二狐自殿上出走。元主撫然太息曰。殿安所得狐。此天告我也。其何可復留。遂開建德門。擁后妃

諸王子北去。而王師定大都。四年。

上謂中書省臣言。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以徵表爲國。然人心聞禎祥。則驕心生。聞災異。則懼心作。驕亂之萌。懼福之基也。勅天下諸祥瑞勿奏。其災異卽以聞。匿不聞。若聞不以實者。罪之。七年冬十一月。甘露降圜丘。群臣次詩歌以頌。

上抑不受。曰。朕德不逮也。著甘露論示羣臣焉。十年。浙西大水。勅免民今年田租。

上敕侍臣言。治天下者。無逸而後可逸。朕在位來。常勤勵自克。待旦而朝。喘而後還宮。夜卧不安席。輒被衣。

起觀乾象。見一星失次。卽中爲憂惕。圖民事當罷行者。次第條記之。遲明發罷行。實祇畏。

天命。其何敢卽安。股肱旣惰。元首叢脞。卽百姓何賴焉。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與卿等共勉之。嘗謂侍臣言。吾自起兵來。凡有所爲。意向纔萌。天必垂緯象示之。兆先見如影響。故常加脩省。不敢逸豫也。

上嘗憫旱甚。躬禱祈。勅宮中皆素食。漏未盡數刻。素服徒跣。出詣郊壇。設苦藁露坐。晝曝烈日中。弗移。夜不解衣。地卧者達旦。

皇后與妃嬪。躬執爨。雜麻麥菽粟。作農家食。

皇太子諸王詣齋所敬進之。盡三日而雨大沾洽。羣臣請復膳。

上太息曰。亢旱爲災。實朕不德所致。雖得雨。苗焦損實多。縱食能甘味乎。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十三年夏五月。雷震謹身殿。時丞相胡惟庸等以罪誅。

詔天下言朕以非德托於四方萬姓之上。奉

天勤民。十三年于今。宰輔肆奸擅權。朕用誅殛。爰及餘黨。刑戮之際。不無乖

上帝好生之德。乃於是月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其大赦天下。免天下民今年田租。得雷斧。每出入。命內官捧以前。

御朝眞案上。得顧眎時儆焉。蓋是時

上洞然於天人合一之統。面稽神格。以能遇災。禳而側身脩省。覩符瑞而虛心式教。勅諸王群將。征伐四出。豫處其吉凶。而合卽疇人世業。罕能測其當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十五年春。彗星見。免南京浙江江西河南山東民田租。十六年。河南大水。命親臣督有司賑恤。十八年春。二月初昏。五星竝見。求直言。大獄成。秋九月。太白經天。冬十月。彗星見。盡革天下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十九年春。白虹貫日。秋七月。三辰晝

見頒。大誥于天下。二十三年春正月。熒惑入南斗。丞相李善長暴卒。二十四年夏四月。彗出紫微垣。明年。皇太子薨。二十六年。太白經天。當是時。連歲竟。藍胡逆黨。肅清之。命諸王列侯。迭出塞擊胡。先是。誠意伯基在括蒼。

上手書問天象。基條答上。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振。宜弘濟以寬。

上下其書史館編錄。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使我當國。除弊俗汰之。卽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二十七年春。

上謂國子博士錢宰言。朕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奎壁間。是文章之府也。朕甚異焉。今年春。黑氣如廓然消。文運其有興乎。卿等宜乘運會。勉稽古述作。稱朕意。因禮賜諸儒甚厚。

上嘗詔羣臣訪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國子監生山東周敬心。上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前定。三代有道之長。無論已三代而下。享國最久者。莫如漢。而漢所以久者。本以高祖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明。而東漢有光武。明章爲之中興也。他如唐宗之力行仁。

義。宋祖之誠心愛民。以能祈命而保世。其國祚短迫者。如秦隋五代。察其所本。皆以酷虐苛暴而失之。歷數云乎哉。

皇上應天眷命。掃滅胡元。救亂誅暴。功德隆大。宜永世無極。然神武過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唐宗。而忠厚不及御宇。以來。力役繁難。征稅過厚。故戶口多而民勞不息。倉廩實而民隱滋多。教化施而民不懷。以謂徒文也。法令嚴而民不服。以謂徒法也。誠效漢祖之寬仁。法唐宗之仁厚。以追三代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何必問之區區小技之人耶。又言水旱連年。

災異數見。為殺戮無辜。感傷和氣所致。

上頗采納其言。

洪武間。日食一十有六。客星見二。白虹貫日七。太白經天。熒惑犯南斗。五星並見。三辰晝見。各二。客星入太微。彗入紫微。彗掃天廟。晝見。各一。永樂元年。北京山西

寧夏地震。侍臣言地震為兵戈土木之應。

上惻然曰。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朕夙夜恒怛于心。圖蘇息之。敢為土木乎。至兵戈。但當勅邊將。嚴為備戒。不虞而已。十一年元日。日當食。先期禮尚書呂震。以日食與朝賀時不相妨。請百官賀如儀。侍郎儀智曰。終同日。宜免賀為當。

上顧問翰林諸臣。皆未對。楊士奇進曰。日食天變之大。

者。元日日食。又三朝之旦。於變異尤亟。宋仁宗時。富弼請罷宴徹樂。時相不從。弼爭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已契丹果罷宴。而仁宗大悔。今免賀誠當。上莞然曰。君子愛人以德。於是

手詔言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虔謹天戒。朕既不德。乘於理道。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元旦。咎孰甚焉。爾羣臣勉思輔朕。調陰陽。弭消災變。其朝會勿賀。永樂中。日食十有初。五。太白出。昂一。

太祖精乾象。時時指示子孫。故成祖

仁宗。悉察於仰觀之事。

仁宗監國。語學士士奇以天文。曰。宋元儒者皆曉習。是不可忽也。及卽位。刻天元玉曆。賜公卿。諭之曰。天道人事。非二途。有動於此。卽應於彼。朕少侍

太祖。每教以仰觀。命之徵應。今朕何敢忘。此書簡當。故以賜。於是作觀象臺于禁中。時時臨觀。洪熙元年。夏四月癸丑。星變。占爲主命憂。翌日。

上御承天門。奏事畢。問輔臣夜來星變。曾見否。對曰。未也。

上曰。義等三人。卽見不必知。士奇當知之。士奇對曰。臣

愚昧亦不能知。

上曰天之命矣。歎息而起。明日朝罷。召義及士奇入。諭曰。朕監國三十年。爲讒人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實共之。賴

皇考任聖以全。言已泣。義士奇亦泣。稽首曰。今脫險卽夷皆

先帝聖明。

陛下孝誠所感。百惟幸自寬。

上曰。卽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體者。遂

手出勅二。印章二。賜二人。義得印章曰。蹇忠貞。士奇曰。

楊貞一。皆拜。賜退。五月十一日。

上不豫。召輔臣至思善門。書勅召

皇太子於南京。次日大漸。遺詔傳位。太子而崩。宣

德五年。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雨不見。禮官言當食而

雨。與不食同。請表賀。

上不許。勅羣臣曰。古人君所謹。莫重乎天戒。日食又天

戒之大者。惟脩德行政。用賢去奸。庶幾可以回之。傳

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今陰

雨不見。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况陰雨所蔽。有限。京

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而云不食。吾誰欺。方圖脩省



以答天意其止勿賀。是年十二月異星見。或曰含輿。

八年閏八月異星見。或曰歸邪。廷臣或乃進景星頌。

云。宣德中。日食。一。熒惑犯南斗。二。夜有蓬星。彗出天倉旁。入貫索。掃七八。各一。正統元年

秋九月。白虹貫日。狼動搖。八年夏四月。雷震。

奉天殿鴟吻。時災異屢見。浙紹興山移平地。不以聞。又

地動。生白毛。陝西山崩若移。有聲者三。河東徙蝗。十

四年夏六月。南京宮殿災。是夕雨。明日棘生。

殿基長二尺。是月丙辰。大雷電雨風。奉天謹身華

蓋三殿災。是月熒惑入南斗。宿留不退。秋七月。虜也

先入寇。大闡振主。

親征。次大同。欽天監正彭清斥振曰。象緯示警。軍不可

復前。脫有敗。致乘輿何地。振怒以爲妄。詈之。是夕

有黑雲厭營。上如繖。明日師潰。

駕北狩。

景帝以監國卽位。族誅振。正統中。日食十有一。景泰中。日食四。歲星晝見。一。熒惑晝見。彗出天市垣。掃天紀。星孛于畢。客星見輿。天順元年。鬼有星出鉤陳北。有二小星隨之行。各一。

年春正月。

景皇帝不豫。

上皇自南宮起復位。是夕夕陰。天忽霽。午夜月白如晝。

夏五月。逮十三道御史張鵬等于獄。併逮閣學士徐

有貞李賢都御史耿九疇是夕雷電雨雹風拔木水  
溢忠國公享宅事得釋實亨陷所忌張名勢秋七月  
奉天門災三年亨誅四年閏十一月望月食失占

上以禮部侍郎湯序為隱蔽怒之謂閣學士賢曰序掌  
監事而來有災異必隱覆不言即言必曲為之飾占  
書中所載機祥語輒改削進獨善事詳聞夫

朝廷欲知災異見天戒凡以自修省也而序隱蔽如  
此非忠臣賢對曰古聖帝明王畏天變欲得問序誠  
然國何賴焉下序獄鑄秩天順中成化二十一年  
春泰山地震三月壬午朔乃大震甲午乙未相繼震

庚子連震時有以妖術危東宮者頗有端未露而

欽天監言占應在東宮

上大驚事遂已又明年

上崩

成化中日食九食之既一太白入南斗彗見西北  
長三丈三閱月乃沒彗見軒轅星字台斗字天田  
入大微襄陽雨黑黍山陰雨血京師雨錢九月

皇太子即位冬十月丙子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

光燭地如龍弘治元年夏四月天壽山大風雹遣官

祭告陵寢罷太學士安僧繼曉伏誅三年冬十二

月彗出天津詔求直言刑部侍郎彭韶言國政大體

嘉納四年遷韶部尚書秋八月冬十月南京地再震

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十二月靜虜衛天鼓鳴。詔求直言。戶部主事胡燿言。地震天鳴。災之大者也。猶可言也。西北旱熯。父子至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此變之大者。不可言也。顧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無自知耳。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輩。以左道惑

上心。以齋醮糜國費。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之門。言官瞻望。苟且塞責。陰盛陽微。此災異所由致。疏上。人皆爲燿危。而廣竟伏誅。十一月有熊入西直門。兵尚書馬文升請肅武衛以防不虞。部郎中何孟春謂當慎火

未幾京師數火。禮部燬馬。九月。

乾清宮災。六年冬。湖廣大雨雪。浹旬。已大雷電風雹。霰交作。霏霧晝晦。雨木冰。地圻裂。畜凍死殆盡。鷹饑附人。虎窮入市。按察使林俊言。雨陰象。雪陰之陰也。大雪連月。且廣被。又雷皆陰縱之極。且雷電不應冬。有而有。不應雪有而有。不應諸郡同有而同有。是陰脅陽急且甚也。木少陰。陽脅之而冰。諸皆陰盛之罰。恒寒之應。臣聞陽爲君。爲德。爲內。爲君子。爲中華。陰爲臣。爲外。爲小人。爲夷狄。凡此諸異。皆政刑失中外。戚驕恣。小人禍君子。夷狄窺中華之兆。惟

陸下拔本塞源防微漸以制治保邦十三年雲南地震山崩十四年正月元日陝西二十餘城同日地大震人畜壓積死已地裂水涌俊以都御史巡撫具疏言地震異也水涌又異也同日異也元日又大異也朝邑特甚尤異也考之前古地震水涌未有如是之異者其近似則漢和帝永平三年爲宮闈之應安帝建康元年爲內侍之應晉元帝大興元年爲柄臣之應光武時武谿蠻反晉武帝時蘇峻反仁宗時元昊反爲兵旤之應今北虜聚兵河北朔日地震虜輒以望日犯榆林兵兆見矣近國費日奢科差日重民無固志烏合竊發他如齋醮之設褻天瀆神南京蘇州織造工巧費已甚松江大紅布太細古謂之服妖費財勞人亟當罷止其諸占役當清冗食當汰供應當省賞賜當節儉德當謹逸欲當戒佞幸當遠賢士君子當親惟

陸下留神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地震之變歷代有之未有震於三朝之旦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非小異也今海內民困財竭武備殫弛法令不振而套虜方張惟

陸下祇畏變異嚴自尅責行仁政以康生民重臺諫以

廣言路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田  
停陝西織造絳褐以蘇民困幸甚。

上皆嘉納

弘治中日食七彗星見二宣府  
山西河南晝隕星恒星晝見一。

武宗卽位中官放橫逐內閣受

顧命大臣下言官獄而

上數數從羣小出微行元年春三月隕星大如月夏六  
月辛酉震郊壇門秋七月彗星見參井北大白經  
天白虹貫日八月欽天監五官侯揚源上䟽言比候  
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施地機天權星不明乞安  
居深宮絕遊畋罷弓馬肅號令毋輕出入逐寵倖

內侍辟逸遊群小毋旁狎節賞止役任元老親講讀  
敦勸於詩書䟽下禮部禮官言源言深切宜采聽乃  
十月源復䟽言是月二十六日候得連日霾霧交作  
是爲蒙爲衆邪冒陽爲小人擅權臣不君下叛上之  
象意目大闡瑾引譬甚力瑾怒矯

旨廷杖百二年秋八月

肅皇帝生于興府是歲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而源復  
奏言自正德二年來占得熒惑入太微帝座前或東  
或西往來不一宜思患豫防瑾持䟽不下召源面斥  
之曰尖嘴蠻爾官何官亦欲爲忠臣耶矯

旨杖錦衣衛謫戍肅州

源江西豐城人御史瑄子也御史以天順初劾曹石謫戍赦還

源就戍死河南驛妻度氏斬盧荻蒞驛後

九年春正月

乾清宮災吏尚書楊一清疏五事以諫視朝太晏一

郊祀不虔二創梵宇西內三調邊兵出入禁地四

皇莊皇店及織造所過侈五疏上不省十四年

上既曆覽諸邊有侈意於觀遊欲遂登泰嶽幸徐揚抵

南京蘇浙因浮江漢探武當徧中土鉅麗明適意而

寧藩時蓄異志伺國釁且動中外以為憂於是翰

林脩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

同疏入考功郎夏良勝儀制郎萬潮太常博士陳九

川疏連入太醫院高鏊以醫諫疏又入明日禮部兵

刑各部郎合疏入又明日工部大理寺行人司各連

名疏入

上大怒或下詔獄或謫廷跪是日霾晝晦

大內海子水溢橋上高四尺橋下鐵柱七同日折如

斬於是金吾衛指揮張英言天譴合異甚

駕出必不測肉袒刃胷以死諫罷行諸諫臣俱

廷杖責降有差

終武宗之世日食七食之既一星孛于東南項之橫絕為鉤狀兩白毛各一

嘉靖三年春正月五星聚營室欽天監掌監事光祿

少卿樂護上疏言自古五星之聚不有大祥必且為

大災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改易侯王。王者有德，受其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家邦，百姓流亡。故五星聚房而周祚昌，聚箕而齊桓霸，漢興聚東井，宋興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培栽覆傾，昭然甚明。惟天寶聚於尾箕，而唐德弗競，旋有祿山之亂，唐業遂衰。則所以應者失也。皇上聖德中興，五星適聚，可不益修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大慶乎？簡易寡欲，修德之實，儉約省費，愛民之實，伏願

陛下克已飭躬，勵精而致行之。臣職司占候，脩德應天之實，非所能盡言。乞延訪文武羣臣，博求修德愛民之道，仍敕中外臣工，修省協贊，使

皇天永眷，無別有顧

宗社幸甚。又占書言：天下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臣愚以為：諸脩內攘外，為銷夷狄盜賊之謀者，宜豫加之意。䟽下禮部、部尚書毛澄言：堯舜授受曰曆，數在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皇上起自潛邸，入承

大統，適公私蠹耗之後，起而救之，生理未復，重以水旱非常之災，流移轉徙，饑孳相望。

白史下編 卷之六 全六  
朝廷屢議振貸。而官無可發之廩。民無可藉之儲。所謂  
四海困窮者。積漸至此。則遺大投艱。亨屯拯溺。所付  
託甚重。惟

陛下仰稽乾象。俯順時宜。圖任老成。斥逐羣小。崇敬畏  
戒。逸欲嚴諸。一心爲祈

天永命之本。夫惠迪從逆。降祥降殃。配命求福。常德保  
位。歷聖言之。如出一口。傳曰。畏聖人之言。惟  
陛下執大中。以臨照百官。貧四海。以永綏天祿。諸齋醮  
祈禳。異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啓侍門。至於足  
國裕民之道。必先儉約。必端好尚。必慎差遺。求重  
實。必

戒興作。稍在得已。卽  
賜停止。務安靜生息。以休養  
於無爲。假以數年。天與之將。人盡其力。庶生理復。而  
國用自充。應

天之實。莫大於此。臣等待罪禮官。星曆家之說。素所未  
習。不敢旁引。而脩攘備禦之畧。需

命下移兵部覆聞。仍  
敕百官同加寅畏。勉修職業。以  
答  
天眷。凡事關  
國體民生。至計。許封事陳  
聞。  
宗  
社幸甚。生民幸甚。

論曰。余繹書洪範九疇。渙然於天人之合也。天以一  
氣播五行於四時。地以一氣產五材於庶土。人以一



性敷四德於五事。驗爲庶徵。故五事之於庶徵。交應也。非其甚之。宜惟一體。欲自異焉。而不可得也。五行天一生水。物生自下。自水。水行地中。浮地游。達天表。萬物之所生。用莫大焉。故先之地。二生火。物生而神著。暘燿而物化。火致功而民用行。用莫盛焉。故次之。曰潤。曰下。物所滋生。曰炎。曰上。主其化也。生化天地之大用也。天三生木。木。天地之盛德氣也。水滋木生。勾反生而曲。萌上達而直。曰曲直。仁德也。地四生金。火煖。金成。煖之則革而從。又煖之又從而革。天地之變化氣也。義氣也。義以制斷。而屢遷不居。象此者也。

土。天地之冲氣也。冲陽和陰。順生弗成。物莫不由。而盛德在稼穡。稼生穡成。稼穡而土可材。六府待持功焉。是大德也。言行不言用。行即用也。其在人。生而華滋有色。水所滋也。故貌屬水。恭貌之彛也。執類必恭。自下下人。潤身之德也。水德也。故作肅而時雨應。不恭則德逆而狂放。濫恣行。恒雨應之矣。人形生而神發。故屬火。從言之彛也。言無體。附物而有體。火德也。樞機默慎。謹于始。炎順而麗。秩而有章。不作又乎。從作又而時暘應。心危以動。莫疾於言。從之反爲躁妄。爲多上人。而僭恒暘應之矣。人生三月。而徹的目。外

明能視猶木三月而潔齊鮮明木於人爲魂魄棲目爲視明視之彛也目內視不淫外明倫清卽剖露幾微而作哲時燠應之燠木氣之所達也淫視曰豫逐於物無節恒燠應矣有魂此有魄魄主聽聽內收金內鑑聰聽之彛也聲聞具達靈虛反審斯兼總條貫而作謀時寒應之寒金氣之所斂也今逆捍則謀不深而急恒寒應矣夫土之爲德至矣性性露生物物順成生而不宰爲而不有水導其脉而水得土不淫火發其秀而火得土不烈木耀其華金凝其成惟得土乃質成而用行於人爲思思之彛曰睿睿也者濬

德內含黃理中通性性物物微眇冲融蓋視不見聽不聞而貌言視聽靡不運也恭從明聰靡不命也肅又哲謀靡不極也以通微而作聖風時應之思失官而蒙蒙惑念也邪暗塞而五氣汨行八風交戾矣夫王統卿士百尹而成王猶歲統四時十有三月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成歲曆歲歲與天會王則天故省歲德隆者應博施隘者微狹可不勉與然累日而成月也積月而成時也合時而成歲也日咎徵而月敗月咎徵而時敗於是乎有歲敗焉卿士師尹庸得諉乎卿士省月師尹省日省之也者驗之也雨暘燠寒

風天之五氣也。管於時矣。肅又哲謀聖人之五事也。統於極矣。皇極太極也。三極之極。至神無方。至易無體。至中不偏。至常不變。至大無外。而優優乎小無內也。法天乾乾立於此。不易乎斯之謂建。建云者。如斗秉所建。止於是不佗也。蕩蕩平平。偏黨反側之私。一不得于焉。五行得行。五事得事。八政得正。五紀得紀。是建極也。權三德而久。省庶徵而時。稽天謀而明。敷五福而同。是建極也。且夫極之不建也。則好惡以爲階。好喜氣也。惡怒氣也。人心有好惡。而危氣乘之。而作。作不康矣。作惡故生徧陂。作好故生徧黨。既作其

好。覆用其惡。而反側生焉。距皇極也遠矣。建極云者。心天而道。公好爲好。我無好也。何作好之有焉。公惡爲惡。我無惡也。何作惡之有焉。不遵徧陂。好惡以類。是遵王義也。不遵徧黨。好惡以道。是遵王路也。不有反側。正直爲止。蕩蕩乎如天之無不覆也。平平乎如地之無不載也。亭亭乎如天地之亘古今而一也。是建極也。然微三德不義。三德者。本不徧之中。法四序之行。妙五氣之運。酌滿挹飽。因變達化。而祈以協極者也。平康正直德之極也。致剛柔之用而克之以協于極。拂遂逆成。是天地之大用也。剛以克剛。柔以克

柔。因亢之害。以乘而制。其諸二至乎。暑極。暑之用而烈。成乎其爲暑。寒極。寒之用而栗。成乎其爲寒。克也。剛以克柔。柔以克剛。酌滿損飽。相濟後和。其諸二分乎。暑極而淒之。以清。寒極而燠之。以春。克也。故曰用剛柔之中。以協極也。夫天之於民。彝固陰騭之矣。凡此庶民。有猷有爲。有守。非才乎。天之生才也。實難。汝則念之。其不協于極。不惟于咎。時謂中人。天之生中人也。恒多庸得棄乎。則大受之也。念之。隆之。受之。容之也。忿疾之意。不載于心。和平之氣。益于其體。汝康汝色。而詔之好德。詔之親長。詔之愛敬。詔之用天分。

地。日用飲食而德也。斯錫之福也。福者。和平之極也。夫斃獨。天民之所甚隱也。何敢虐也。虐斃獨而高明。是畏。不平也。甚矣。無虛無畏。而同仁一視。敷福之道也。人有能有爲。而不務於敦行。其濟惡也。滋甚。務之親長。務之愛敬。陶淑之於禮樂。俾日羞其行也。邦其昌夫。是敷福之道也。且敷福非亶。但富也。而富其首也。凡厥正人。旣富乃善。不富驅而之善也。實難。故敷福先富也。五福非亶。攸好德也。攸好德其本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老不死爲賊。富不仁亦爲賊。不作汝用咎乎。故敷福敷德也。嘻。庶民其諸星乎。星有

好焉。歲日月之所從而莫之能違也。火中而寒暑退。鳥中虛中而寒暑分。歲從星也。日極南從牽牛而行。有冬。日極北從東井而行。有夏。日從星也。月臨箕而風。月離畢而雨。月從星也。故測黃道從星。測九行亦從星。王相天協民。從攸好。錫之福。俾會歸于極也。不民爲貴哉。且夫福不斂不極。福不敷亦不極。心天而道則好惡不作。而危者微。故有吉無凶。而福斂於一身。極之立也。易曰。吉之先見。敷以錫民。民錫保極。兼愛容衆。無有滯朋。刑仁講讓。無有比德。而福敷於天下。極之行也。易曰。舍逆取順。上使中也。皇建有極。蕩平以爲德。平康以爲福。五行得行。八政循故。太和風熙。淳龐惇固。民無夭昏。登於仁壽。五穀嘉生。百貨阜成。民無貧厄。豐熾充盈。六氣時應。災害罔仍。疾疢不作。斯謂康寧。五典五敦。五禮五庸。靡惡靡弱。克又克從。攸好德也。暴民不作。諸侯賓附。天子不怒。終無怨惡。五兵不試。五刑用錯。百姓無患。終保牖下。考終命也。帝者欲體天弘民也。其必嚮諸此矣。故帝者之世。有勸無威。王道之成。有福無極。

